

### ■ 导读



#### 费孝通诞辰百年纪念专题

面对中国农村不同层次的发展水平和多民族国情以及“全球化”的发展背景,他“从实求知”的学术精神和“志在富民”的学术追求,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,更为后人树立了为学、为人的楷模。 ▶P17~18



#### 难为教材的才子家言

我不会拿龚鹏程先生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作教材来教自家子弟,但也不妨闲时翻来看看,会心处一笑,不苟同处亦一笑。有些书是这样,做不了你的老师,却可以做你的好朋友。才子的书,大多都是这样吧。 ▶P19

#### 书屋

社科:继往开来的元代文化史  
经管:切勿轻言成与败  
少儿:寻回心灵的诗意 ▶P20~22

### 书事件

## 《我读》: 梁文道“被出书”

■ 秋 斋

2009年,梁文道在大陆似乎过于“火爆”了。“道长”的光头形象深入人心,其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,令广大青年推崇不已。挟此声威,梁文道的书也大举登陆,《常识》热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,《我执》、《噪音太多》和《读者》数箭先后发出,令人感到“道长”的名字就是卖点。

已经有读者指出,梁文道之所以能够火爆起来,与其凤凰卫视著名媒体人的身份不无关系。没想到,正是这种身份,反倒成了他一宗麻烦事的源头。事情从他的节目引发开来,不妨将其称为“一个节目引发的案子”。

本来,梁文道在大陆先后推出四本书,已经令一些读者质疑他是否出书太快、质量是否还有保证了。没想到,2009年年终时候,一本《我读》(名字乍看起来像是《我执》的姊妹篇),又“姗姗来迟”。该书脱胎于凤凰卫视的《开卷八分钟》节目,虽非亲笔口授之类的“根红苗正”,也算是梁文道的“周边产品”了。它的出炉,为此前有关出书速度的质疑火上浇油,有读者对于这本书的出处和质量大加怀疑和批评。

为了澄清事实,梁文道委托《读者》出版方发表声明,声明中梁文道用了“据我所知”,承认“《开卷八分钟》节目内容的版权属于香港凤凰卫视有限公司,它有权对之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理”。但是他本人不赞成将电视节目变成书,因为不是自己亲手所写,所以他不承认《我读》是其作品,并且对自己的照片出现于书的封面和腰封的宣传做法表示不满。梁文道在声明结尾说,“强烈呼吁《我读》的出版方停止一切误导读者以为我是该书作者的手段”。

梁文道的这份澄清声明再次引发麻烦,网络上打起了“口水仗”。代梁文道发表声明的法律社编辑也被网友怀疑是在为自己社的《读者》进行炒作。在笔者看来,梁文道是在无奈之下,与《我读》“撇清”关系。套用2009年较为流行的一个字——被,这是一种“被出书”现象(即被署名为作者的人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成为某种书的作者)。“生产方式”有似于《我读》的书,在业内并非罕见,然而这种事情,碰到了做事较真儿的梁文道,却摇曳生姿。

梁文道“被出书”一事中,法理上或许有依据。到目前为止,我们也不能看到梁文道与凤凰卫视出版中心的合同,但是从梁文道的声明中,可以推测,合同中至少应该是涉及了作品出版这一部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被出书”是说得过去的,它毕竟不是盗版、盗印。

但是,图书这种特殊产品毕竟和作者的名誉有关,出版起来需要慎重从事。尊重作者(至少是讲述者)本人的意愿,对于文化怀有慎重、虔敬之心的态度,至少应当是各方需要考考虑甚至作为合作的基点的。脱胎于口授或者各种节目的作品,毕竟与作者一字一句的创作不同,如果要出版的话,至少需要讲述者的审定、修改和确认。如果完全绕过了讲述者,径直使用他们的名义进行宣传,则有“借用”人家的名号挣钱的嫌疑了。

### 逝者

■ 文 燕

2009年最后一个月的13日,经济学大师保罗·萨缪尔森去世。在一个大师纷纷离去的年头,这则消息又给我们添上了一抹哀思。

萨缪尔森作为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,在美国扛起了凯恩斯主义的大旗,提出“混合经济”,这一点功不可没。由于其学术成就,萨缪尔森成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三个美国人。他在专业化的学术活动之外,也曾从事专栏时评写作,其文章结集名为“萨缪尔森的样品”的书。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的萨缪尔森的选集《中间道路的经济学》,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从该书翻译过来的。在这本没有公式和烦琐数据的书中,萨缪尔森展现了经济学界“最后的通才”的优良,所论范围十分广大。最使笔者感到惊讶的是,他还特别讨论了“爱”这个无法“市场化”的题目。私下揣测,他对于这些无法被经济衡量、被市场定价的物品的重视,或许与其认为市场并非万能、需要政府调控的思想有关。此外,萨缪尔森到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后,与同事共同努力,将该系从名声不大的状态提升到全美一流,虽然不是一人之功,至少也是至关重要的。

听到他逝世的消息,笔者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他的经典教材《经济学》是否会终结。据说,该书的第19版将成为这部教科书的最后一版。《经济学》作为世界性的经济学教科书,历时五十多年,平均3年修订一次,到2009年已出版过19个版本,译被世界上无数学人,这即使不是神话,也可堪称传奇了。

### 关注

■ 张春海 本报记者

作为一个“奋斗者”,石康可以说已经修成“正果”。2009年,博洛尼公司老总蔡明赞助300万元启动资金,石康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梅歌文化公司,并担任CEO。他的“奋斗2.0”还处于萌芽状态,就已经风生水起:网站、一千万、CEO、电视剧,一长串的“看点”刺激着人们的神经。大家的猜想已经不止于《奋斗乌托邦》中的情节发展、陆涛这班人物的命运。

另一方面,石康抛出了“知识分子越有钱越有话语权”这样很容易被解读为“拜金主义”的言论,将自己置于议论的焦点。他与蒋方舟在湖南卫视《零点锋云》节目中各陈自己的金钱观。从中我们看到了1968年出生的石康的现实和1989年出生的蒋方舟的坚持。

经过多次联系,期间遭遇对方开会等“不凑巧”,记者终于联系上了石康本人。记者想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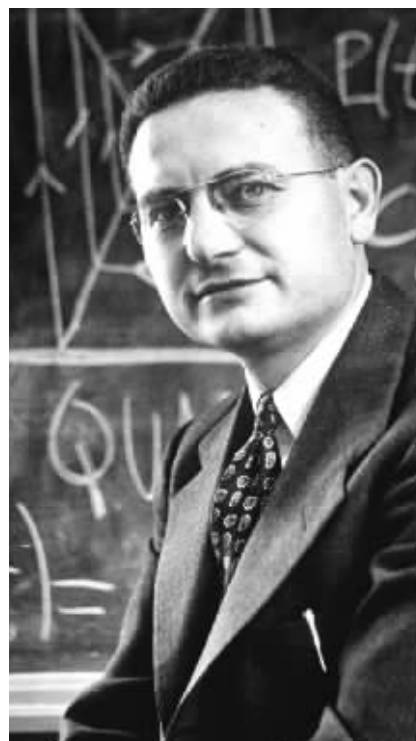
## 纪念萨缪尔森

在中国,该书也颇受隆遇。从第5版开始,高鸿业先生等人担当翻译,让它得到了完美的中文传达。该书还被收入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,被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经典作品之一。经济学界老前辈、北大教授范家骥先生曾经写了《一部世界性的经济学教科书》专门讲解这部书。众多中国经济学人都感谢萨缪尔森,他的《经济学》是他们了解西方经济学的“乳母”,是他带给他们现代经济学的启蒙教育。

也许是《经济学》名气太大,萨缪尔森纯学术的著作反倒为其所掩。《经济分析基础》的译者之一何健教授在译后记中说道:“我国学习经济学的人们大多都读过萨缪尔森的普及型教科书《经济学》,而对他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《经济分析基础》,即使知道也少有人去细看。”

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遗憾,或许也是经济学发展本身的遗憾之一,它越来越“数理化”,越来越技术化,而这种潮流又与萨翁密不可分。他是将数学分析大举引入经济学,开创数理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,这一点,仅读《经济学》就能体会到。

虽然萨缪尔森被视为通才,但也会马有漏蹄,更何况纵横于经济学一切领域的千里马。萨缪尔森曾经明确强调灯塔等公共物品需要由政府支持。但是,另一位经济学大师科斯则从真实世界出发,通过考察而非理论推理,得到英国的灯塔最初其实都是私人修建的。科斯这样实打实的结论自然可以推翻萨缪尔森的判断。数学化过于强烈而忘却了“真实世界”,不能不说也是萨翁的弱点之一。



萨缪尔森 / 图片来源 Life 网站

生活在一个经济变动无穷的大时代,突然失去了一位洞悉经济世界的人物,令人十分遗憾。大师去了而著作犹存,记住他,质疑他,与他对话,这样的纪念值得提倡。

## 不耻言利的 CEO 石康

请他出席本报即将举行的一次活动并且当面采访,石康告诉记者,要出席的话,先要考虑一下出场费,而这由他的经纪人负责。于是记者直接转入采访。石康则给了记者十分钟时间,并且说一般接受杂志的采访时要收费的。得到了宝贵而“免费”的十分钟,记者首先就从石康的“奋斗”系列这宗生意谈起。

当记者问起,“奋斗”系列随着奋斗乌托邦网站的建立和拉到了投资,是否已找到了赢利模式。石康干脆地回答“奋斗乌托邦”的赢利模式已经很清晰,并且已经开始运作。这套模式,最终是由机构来付钱。在中国,不可能是普通的读者和观众来买单,主要还是广告商。在各处所提的“一千万”是合同额,不是一次性付清。

记者随即提到,他最近一直“不耻言利”,一些言论与作家以作品为上、文学为上的传统说法相悖。石康说,中国传统文人是不会谈

钱的。现代文人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产物,只有在这种制度下独立的文人才能够以自己自由的言论和能力挣钱。在中国自由文人是近十年来出现的。目前,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的方向转轨,自由文人也出现在这个转轨过程中。“我是把自己定位为自由文人的。1992年毕业以来,就照这个方向在做。”石康这样界定自己。

石康认为,任何行业中想要脱颖而出必须靠才华。比如煤矿工人,有人在矿难中不幸遇难,有人会成矿主。任何行业的成功者都会是少数人,不可能每个人都成功。他说:“成功不成功还是看能力,有能力的人在哪里都能成功,没能力的人到哪里都不能成功。一个社会的结构决定了这样的分化。”

坚持从作品里挣钱的石康,能否被青年人当作“奋斗”改变命运的楷模之一,还有待观察。